

郑胜天
著

遇生 偶人

把自己扫描一遍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郑胜天艺文选

偶遇人生
把自己扫描一遍



责任编辑：祝平凡
装帧设计：石 川 王长存
责任校对：陈平平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郑胜天艺文选 / 郑胜天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503-0444-4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绘画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J20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7737号

郑胜天艺文选

郑胜天 著

出品人：曹增节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310002
<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张：31.625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500千字
图 数：310幅
印 数：0001-3000
ISBN 978-7-5503-0444-4
定 价：180.00元

目录

代 序 / 1

自 序 / 6

西雅图寻踪 / 9

山洞顽童 / 15

宁沪两迁 / 20

育才学校 / 24

西子湖畔象牙塔 / 31

“大跃进”的年头 / 39

吾师董希文 / 46

内蒙古之梦 / 52

疯狂的年代 / 59

人间正道是沧桑 / 69

希望升起 / 78

我怎样学外语 / 84

万湖之国 / 88

从泰晤士河到贝加尔湖 / 95

“八五新潮” / 101

客居圣地亚哥 / 110

风雨欲来 / 118

虹桥巧遇 / 127
护照风波 / 133
白石镇、美臣与三角洲 / 142
当代中国艺术平台 / 150
迈向新世纪 / 160
重返罗山 / 166
附录一：郑胜天访谈 / 169
温哥华专访郑胜天 / 191
附录二：杂文 画与人 / 197
未发表过的三毛书信（序） / 201
爱与恨的大陆情结——悼念台湾作家三毛 / 205
加拿大不止一位“白求恩” / 212
四奶奶的预言 / 221
被迫养狗 / 225
忆陈达青 / 230
后记 / 237

代序

陈丹青

胜天老师高大体面，头圆脸方，走路时倾斜一肩，是位随时用轻松的中英语和人交谈的活罗汉。他的大嘴随时向两边咧开，从心里涌起笑，他那笑，意指甚多：友善、信赖、嘲讽、宽厚、从善如流、完全无所谓……他收起笑意了：如果说到严肃的，涉及历史记忆的话题，或者，他将表达自己不愿敷衍的想法时，这张饱满的罗汉脸立刻显得刚正而耿介，同时，从未失去老派的，如今差不多消失的教养。

随即他又笑了。我不记得胜天老师曾经维持愤怒或鄙夷的神色，超过两分钟。超大的下颚托着宽嘴，他浮现笑容时富于感染力，如笑的邀请。

罕见地，毫不费力地维持几十年好心情，好脾气，胜天老师绝对是个精力过人的家伙，且对这精力似乎并不在乎。教书、办班、策划、展览、任职、弄刊物、著述、谈判、交际、持家、移民，包括烹饪……胜天老师天生干练，不知亲手促成多少事情——小半是因工作，多半只为他热心——这样地一件接一件操劳，他从不见忙碌相，更未有过半句抱怨，只是慢悠悠地走来，脸上已在笑了。1996年，我有幸坐在他驾驶的车里横跨半个加拿大，造访老画家伍步云。忽然，他自顾自哼起一首60年代美

国流行歌，就像身旁根本没人。现在我才知道，那年他已六十虚岁。

我辈，由“文革”迄今在体制江湖走动混事的所谓艺术家（长串的名单，囊括三十年来圈子里外浪得虚名的六七成中青年幸运儿），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得到过他的提携。早在“文革”末年，我在上海大街头一次遇见他，那时他快四十岁了吧，像个平辈老友那样，热乎乎地笑过来（也是很久以后得知，“文革”初年那幅全国著名的毛主席巨幅肖像——毛身后的云端缝隙中露出重要的革命省市——竟是他戴罪时期的作品）。我不是胜天老师的学生，此后也交道有限，可单是我从他领受的襄助而改变际遇，并由他亲自落实的，大约可写一份中篇小说。奇妙的是，他完全不以相帮自居，之后也从不提起，好比没发生过一样。

不消说，一个正直、热心、干练而有操守的人，一个真的角色，一条汉子，在这二十多年的国中文艺功利圈，如铁律般，必定早早出局了。1989年，任职前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的胜天老师去到美西，随即转往温哥华定居，直到今天。可喜胜天老师的好心情、好精力，似乎于这铁律的伤害，无动于衷。之后，他以一己的能量借助种种机遇，做了更多的事情，更四海，帮了更多流离域外的艺术家。不过如我所料，通读眼前这份回忆，他也只字不提，好比没发生过一样。

倘若良性地滥用“行为艺术”这个词，胜天老师从事艺术的大半生，除了画画的时刻，便是四处“行为”：这些行为之无私而慷慨，据我所知，主要是为学生与晚辈，惠及许多混迹国内外的中国艺术家。但我从未听他张扬类似的理想，只是不紧不慢，笑咪咪地做。所谓总监、策划人、执行馆长之

类的作为，如今多少流于可笑的身份夸示，或者，具体而微的权力小角色。其实在尚未出现相关名词的60年代，甚至“文革”期间，胜天老师——包括他那一代的佼佼者——早已玩过这类把戏了，他只是不屑在传记中点明他所亲力亲为的许多事。

譬如所谓“八五新潮”运动的江南部分，我猜，浙江美术学院才子们应该清楚胜天老师的宽容乃至纵容之功。一群学生闹，如何闹，其实看在背后的老师与领导，其时，归国未久任职浙美的胜天老师正好身兼二者。这番闹剧的远因，是“文革”后浙江美院首次购入大批欧美画册，胜天老师是执行选择书目的要角。书到后，一时风动四方，外省同行陆续赶来。如今胜天老师说起，仍有兴奋之态，却无居功之词，反倒特意提及当年玉成此举的官员王德威，还有学者殷光宇和司徒虹，请大家不要忘记。

就我所见，在今天的国内艺术圈、艺术学院和艺术机构，如胜天老师这样的角儿，完全绝迹了，一如建国初年头一代出挑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后“文革”头一批少壮骨干和出洋求道的好汉——富朝气、有抱负、品行端正、浑身能量，具有一流的承受体与行动力，是这代精英的集体品性——也多销声匿迹。胜天老师，至少，在我们的美术界，是这批精英中的翘楚，甚或传奇——当然，后起的一拨拨艺术家以越来越机会主义的集体人格，大幅度超越了那代精英（好一场全盘得胜的灾难）。我相信，当今美术功利场的芸芸晚生十九不知道谁是胜天老师，一如他们既不知道七八十年代活泼生猛的文艺空气，也不知道这代精英来自怎样优良的教育，尤其是，怎样丰富的阅历。

胜天老师是见过世面的人。这部传记——他

说，他无意立传——是一份奢侈而诚实的缅怀。单说他的家世，便是那几代人的教养、人格、理想与历练如何闪光、如何被玷污的追忆，读来令人神往而沮丧：胜天老师夫妇俩的父母，是民国时期早期留洋的知识精英，鼎力襄助国共之间的人文与政治建设，而终被革命所吞没；两人的父祖辈及家族成员，则是清末民国初投身辛亥事变以至广州起义的前辈。胜天老师的胞兄，是以身殉国的军人，少年胜天的同学臧友，则是前国府重臣陈诚与杨森的公子。生于1937年，胜天老师跟随这样的家族与长辈，亲历抗战与内战。及长，又带着这份艰辛而骄傲的记忆，以他自己的成长，见证自50年代到“文革”结束后的共和国记事。这一连串记事，有声色与祸变，有荣耀与侮辱，有天真与荒谬，读来均如传奇。身为民国精英的后代，共和国晚生的前辈，胜天老师的叙述兼有男孩的纯真与老人的深沉。

可是写下“老人”一词，我仍感诧异：胜天老师的观念、心态永远像个男孩，一个总是与新事物与新时代同步跟进的人。虽然今年的胜天老师竟已七十五岁高龄——在我认识的他的同辈中，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如他这般，随时敏感，肯定，并竭力扶植新的，未可限量的艺术。

这份书写是隐在他笑意背后的动人记忆，早先，我听他三句两句说起过，此番谢谢他娓娓道来种种详细，我于是明白，为什么他这样的长辈，今已绝迹——我辈是幸运的，活在没有战争而国家暴富的年代，以至任意而为，竞相逐利，不必领受胜天老师及其他父祖一辈频频遭遇的屈辱和挫折；今日的青年又是不幸的：除了考试、钻营、追慕时宜，苟安于方寸之间的权势，此外只得平庸贫薄的一份履历，只认流行而可疑的单一价值，没有人格

的分量，谈不上生命的即激情。

但在笑口常开与过人精力之外，胜天老师的另一常态，是平淡与谦逊。这也是这部回忆录的风格，以至在某一段落动了情感，用词和语气仍然克制而俭省。从抗战烽火到“文革”动乱，从浙江美术学院的新生到周游列国的老生，当他写到自己于“文革”后头一回遍访欧美返回中国的一刻，罕见地，他的笔直透内心，我读了几遍，都被这质朴的描写所感染，以至泪下：

“清晨火车越过中苏边界。朝雾中一群穿补丁棉袄的孩子沿着铁轨蹦跳着上学，向列车挥着他们冻红的小手。一刹那我忽然热泪盈眶。我并不多情善感。两年中看过了大半个世界之后，再回到自己生长的土地，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痛。”

以胜天老师那代人普遍的浪漫情怀和话语习惯，尤以他所葆蓄的阅历与资望，他有许多大话重话可以写来，训示晚生，标榜自己。但这位老男孩从来听从天性，忠实于历史和自己。在80年代一次关于“真诚”的所谓学术讨论中，诸家宏论滔滔，我只记得胜天老师的一句话，原话记不确了，大意是：做艺术家，真诚，是最起码的品质。

多年来，小小美术圈不再听得胜天老师的话语了。我愿他的老学生们，还有当今迷茫无告的青年艺术家，读一读这份真诚的回忆。

2012年3月20日写在北京

自序

2008年除夕夜与爱康及朋友Lara、Nick在女儿开的餐馆Grub一起吃饭。那晚客人多，久坐不宜，我们便一起去市中心看午夜场新电影《奇幻逆缘》。¹ 电影近三个小时，走出院场时已是2009年元旦凌晨。在观看班杰明返老还童的诡异故事时，我们和新年的来临交臂而过。踏着街上喀嚓作声的年前积雪，不禁有种惆怅而新奇的时空困惑。

这部电影改编自菲茨杰拉德1921年的短篇小说。² 作者说是受马克·吐温一句话的启发：人的一生从最好的时光起始，而以最坏的时光结束，实在很遗憾。³ 西方人往往认为老年是人生最糟糕的时段。皆因他们已成社会赘物。不过东方人并不作如是观。孔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描绘了一幅与世无争、优哉游哉的自由境界。也许这两种观点都有些极端。其实无论少年老年，各有各的欢乐与苦痛。回到家中并不想睡，在脸书贴了一张十一岁时的黑白照片。旁边打上“The Curious Case of Zheng Shengtian”。过几分钟就有了回帖：“真喜欢你这张照片。如果时光能倒退将是多么有趣！”一位三十年前的学生发自千里之外。

十一岁那年我在上海刚考入育才学校美术组，

1. 英文原片名为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2008)，David Fincher 导演。

2.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作家。

3. 原文见：<http://appshopper.com/books/the-curious-case-of-benjamin-button-by-francis-scott-fitzgera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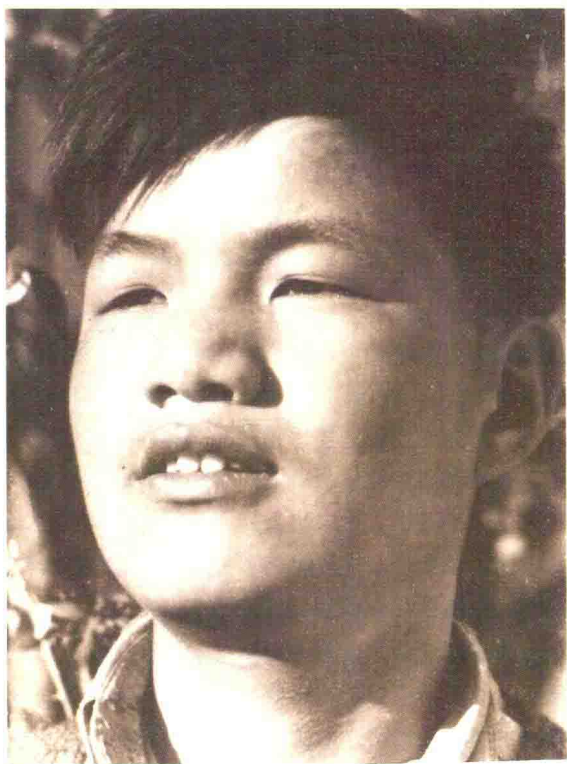
转眼已在艺术圈中混过了一甲子。不过自己尚不觉老之已至，行事处世仍若后生状。不久前在一次采访中对方向我何以精力不衰，我恍然悟到这种年龄错觉其实应拜“文化大革命”所赐。“文革”十年如噩梦一场，醒来肉身已入而立之年，但学养及事业仍属晚辈，还要战战兢兢做人。由此自我感觉反倒一直停留在中青年时代，万不敢倚老卖老。

我常谓鄙生有幸，亲历了大半个世纪社会与艺术的非凡巨变。地覆天翻，潮起潮落，而自己常常凑巧被安置在时代的那个聚焦点附近，亲眼见到历史一页页贴面拂过。论辈分来说，我是实实在在的“承上启下”。入行时上世纪前辈大师都还健在；而今天当代艺术的队伍中，许多人在艺术旅途中也不时与我有一段缘分。

“缘”这个字中国人常用，在英文中却简直无法翻译。其实许多人生际遇、邂逅交往，看上去偶然，却似乎又有其必然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一次邱志杰听我说了几个故事后揶揄说：“郑老师，怎么可能你一个人碰到那么多巧事。该不都是自己编出来的吧？”不少人也劝我把这些经历写下来，尤其是外国朋友。也许因为生活在几十年相对平缓的西方社会，他们听到我的叙述都以为不可思议。然而我照旧忙碌奔波不停，觉得自己的事不妨搁一搁。2009年夏天，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派翁子健先生专程来温哥华，住在我家整理历年来保存的文件图片，带了鼓鼓的几大包回去。我收到他们费心扫描的一大叠数码碟片时，才意识到时间无情，也许还是趁早把记得的事写下来好。

我终于坐在电脑前，打开一个空白文件。我并无意做传。不过是把东往西来、天南地北的经历如实道来，当个故事听听尚可。假如读者对我们这一

代的历史有兴趣，这些第一手的叙述也多少有一点参考价值。是为序。



郑胜天十一岁，1949

西雅图寻踪

远处的卡斯喀特山峦迎来一线淡紫晨曦。我在灰狗巴士座位上睁开惺忪的双眼。汽车开始下坡。离西雅图已经不远。

西雅图原是印第安首领的名字。中文听来也相当美妙：西方雅致之图。所以我一向对这西海岸城市抱有好感。1982年，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艺术系当访问学者，要去洛杉矶参加美国国际艺术教育学会的年会。而西雅图的Cornish美术学院正好邀我演讲，于是决定绕道而行，也顺便实现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

上世纪20年代父亲郑若谷（字竹虚）曾在美国就读大学。但在我成长的年代，父母很少对子女讲这段经历。与“帝国主义头子”美国的任何关联都被视为历史污点，而且会祸及子女。我只记得父亲就读的大学名字与华盛顿有关。还记得他说暑期曾去阿拉斯加渔场打工挣钱。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于1961年郁愤交瘁而去世。二十年后我也到了美国，就很希望找到他当年漂洋过海而来的一些踪迹。但美国以华盛顿为名的大学至少有三所。地各一方，不易下手。这次出差到西雅图，可以说是天赐良机。西雅图在地理上离阿拉斯加最近。我预感这里的华盛顿大学就是父亲当年负笈游学的地方。

我在明大认识的朋友Gail Elnicky在西雅图做研究。她亲自来巴士站接我。第二天驱车同去联合湖畔的华大校园。这所美国西岸最古老的公立名校创立于1861年。深秋阳光在撒满落叶的红砖地上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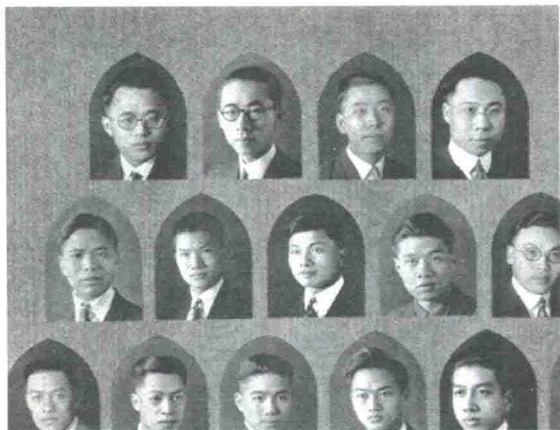


在华盛顿大学校园中，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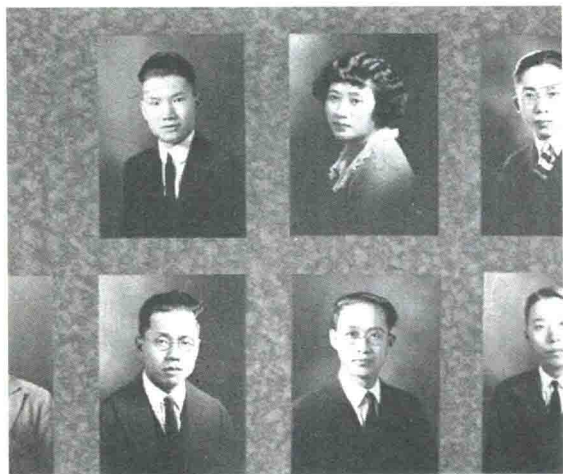
跃，歌德式建筑静谧地衬托着远处的雪山。六十年前当也是同一番景色。在校友会办公室里，一位和蔼耐心的女士听完我的话，很快捧出了几本从1923年到1928年的精装年鉴。我迫不及待地翻到中国同学会那几页。那就是他，在一排理事们椭圆形的肖像中，我一眼认出了年轻的父亲。职员们都凑过来看，一起鼓掌喝彩。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父亲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罗山县一个塾教之家。那年八国联军胁迫战败的清廷签订辛丑条约，索要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⁴ 这是当时的中国人口总数，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被处以一两白银的“罚金”。两个月后，代表清廷签署这项卖国辱民条约的李鸿章也许是愧愤交

4. “辛丑条约”第六款：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清国赔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赔款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约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款总数（附件十二）。<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9.htm>



华盛顿大学1923年年鉴（郑若谷为第二排左起第二人）



华盛顿大学1924年年鉴（郑若谷为第一排左起第一人）

迫，双目不瞑地离开人世。

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母。父亲是家中的三男。长子据说参加过辛亥革命，在黄兴部下任管带时阵亡。我幼年时只见过二伯和姑母。姑姑味虚一家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来往。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曾是参加1927年广州起义的女兵，失利后在海陆丰一带与部队流散。姑姑朴实慈祥，细心看来确也有一股刚气。

辛丑之变从另一面影响了父亲一生。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和传教士明恩溥先后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鼓励中国派遣留学生。并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兴办培养留学生的学校。1908年7月，美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正式声明将半数庚款退还中国。1911年初，北京的留美预备学校在清政府拨出的清华园成立，又叫清华学堂，即后来闻名中外的清华大学前身。次年。河南一批闻人志士仿照北京模式，在开封创办了另一所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意在为内地学子提供同样的机会。时称“北有清华、南有预校”。上世纪初，从这两所学府向海外输送了一批批优秀青年。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家与学界的栋梁。

父亲进入预校大约是1918年。在预校时期认识的师长学友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他毕业后即考取官费留美，前往华盛顿大学学习。父亲曾忆起他们乘坐的轮船途经日本时正遇东京大地震，不得不在海上多耽误了许多时日，那应是1923年9月初。到达美国以后，这批留学生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由于国内军阀混战，根本领不到官费。学费和生活都成问题。父亲说当时选修文科，皆因付不起理工科高昂的费用。同乡高济宇被迫停学一年，并从电机转为化学，日后成为中国化学界泰斗之一，此是后话。他们年年夏天结伴到阿拉斯加渔产加工厂打工，自力更生维持学业，其艰难可想而知。

前些年我在策划“上海摩登”展览时，接触到艺术家滕圭的资料。⁵竟发现他也是1923年进入华大的中国留学生。他在艺术系学习雕塑，1927年毕业后还留校当了一年助教。我不记得父亲提起过滕圭，但他们必定认识。那时校园中华人不多，而他俩同是中国学生会的理事。美国著名抽象艺术家马克·托比

5. 滕圭(白也) Kwei Dun, 或 Kwei Teng, (1901—1982).